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招隱詩二首

五言善曰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冲

良曰思苦天下溷濁故將招尋隱者欲以退不仕善曰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向曰荒廢之道橫絕古今以喻時也善曰魯連子曰連

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善曰結構謂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

可以發憤矣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

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石泉漱瓊瑤纖鱗或

善本作浮沈向曰瓊瑤皆玉言水有之纖鱗小魚也善曰楚辭亦字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

玉也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何事待

嘯歌灌木自悲吟濟曰木叢生曰灌善曰毛詩曰其嘯也

都賦曰寡秋菊兼糗糧幽蘭間重襟良曰菊可以餐故

故云間重襟也善曰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

毛詩曰乃裹糗糧毛萇曰糗食也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然蘭可為

佩故以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翰曰躊躇周行兒煩勞

此中善曰言世務勞促故足力煩殆也韓詩曰搔首躊躇阮嗣宗

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

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仕臻切向曰經始經營之始

生曰榛善曰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

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

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銑曰瑩清也善曰周易曰慎

善本作峭字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萑絮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

菑青葱間竹栢得其真濟曰慎菑青葱茂盛美兒

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萑絮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

松栢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雷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良

言竹栢之美翰曰爵五等之爵服五等之服皆不可以常玩必有

好惡屈伸於其間善曰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

伸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

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

賦曰行止屈伸與時息兮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銑曰結綬謂入仕

彈冠所以去塵冠既有塵固亦多累善曰言人出任非一途或結

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博

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

群物之紛可謂養生矣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向曰謂如柳下惠

吾亦不以為屈如夷齊不仕周居於首陽山吾亦不以為仁當思靜

退自得中道善曰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

子沾

子沾

子沾

子沾

子沾

子沾

子沾

子沾

子沾

子沾

子沾

子沾

子沾

子沾

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相與觀所尚道遙極善本作良辰善曰趙歧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

翰曰夷平也躑躅將行兒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

曰心盪盪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躑躅與躑躅同躑躅欲

安之幽人在浚谷

濟曰幽人隱者浚深也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眷浚谷而勿

墜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

良曰藻水草也善曰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毛萇詩傳曰麓山足也

輕條象雲構密

雲成翠幄

銑曰雲構大廈也幄帳也善曰劉公幹詩曰大百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遊杜預左氏傳注曰幄

也結風

善本作

佇蘭林回芳薄秀木

向曰結積佇留蘭香草也蘭氣迴

轉薄迫於秀茂之木善曰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薄附也廣雅曰秀美也

泠泠飛泉漱鳴玉

山溜何

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見上注

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

善曰

有假安事澆淳

善本作

樸濟曰言靈者美之也又似崩頽之響赴於幽深之曲曾猶深也

良曰此皆自自然而成故云非有假也言實此則可謂至樂何事趨於榮利而淳樸之風由茲而薄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

明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富店虞始為天下濼淳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濼與澆同

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脫駕也方

言曰舍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

向曰今古詩英題云晉王康琚而不述何

患何必山林然後為道故作反招隱之詩其情與

隱者相反

善曰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

小隱隱陵數大隱隱朝市伯夷寬首陽老聃伏

柱史 翰曰伯夷叔齊自寬首陽之山老聃為周柱下史伯夷之德

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又 昔在太

平時亦有巢居子

濟曰堯時有隱人常以樹為巢而居其間

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

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 今雖盛明世能無中

林士

良曰今謂晉也稱盛明美之也云能無言亦有也 善曰解

山林之士往

而不能反 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鷓鴣先晨鳴

哀風中

善本 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 銑

言山中鳥音風聲足益愁思霜降水結足傷肌膚信不足好也鷓鴣

鳥名趾足也 善曰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九州

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

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積道藝楚辭曰鷓鴣嘲晰而悲鳴崔琦七

蠲曰再奏致哀風楚辭曰漱凝霜之雰雰又曰容則秀稚朱顏毛詩

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蒍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

寡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已 良曰從俗為周才索居為

才隱居為偏智傅子曰君子周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已 善曰劉向列子目錄曰

翰曰隨時而行曰推分去人自苦曰矯性 善曰劉向列子目錄曰

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太平

大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天死季由植於衛皆迫性命之情

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

天下之至理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 歸來安所期與物齊

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 善曰莊子有

終始 濟曰歸來呼隱者使歸於代也期望安何也 善曰莊子有

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

卿子曰生人之始 也死人之終也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良曰魏姓曹氏魏志云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之子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受漢禪即皇帝位此詩未即位時作謂文帝者後人題之芙蓉池名 善注同

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

銑曰鄴都之西園 善曰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

雙渠相漑灌嘉木繞通川

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

甲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

向曰甲低脩長也摩天言高也蒼青色 善曰子虛賦曰

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善曰張衡羽獵

賦曰風翊翊其扶輪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翰曰丹赤華光也善曰法言曰明星

皓皓華藻之力也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

濟曰謂有五色雲鮮明也此皆美白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

良曰赤松子王子喬皆古仙人也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

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遨游快心意保已終

百年

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淮南郡之于湖縣南所謂

姑孰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

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

銑曰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為

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姑孰桓玄所出大築府第於

此國南故曰南州其界九井山仲文從玄於此游故作是詩敘其進退危懼之情也 善注同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准

向曰四運四時也准平也言四時其運行若魚鱗之相次

其物理變化亦各均平若一也 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

獨有

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翰曰清秋感人興喻之情可盡於此善曰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

日興者記事於物也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

濟曰凄寒緊緊急也善曰緊猶實也言

欲成也 爽籟驚善本作幽律哀壑叩虛牝良曰爽清也籟

驚起也清風激於幽深之處起其音律牝亦豁谷也風入其中成其

哀也善曰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壑而叩其虛牝

也爾雅曰爽差也籟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

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今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

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警起也歲寒無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為牡豁谷為牝

早秀浮榮甘夙隕銑曰言歲既寒草木無復秀者仲文言我

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向

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

言已貞正其猶松栢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被桓玄所制憂懼至斯

善曰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

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哲匠感蕭辰肅此塵

外軫翰曰哲智也匠謂善宰萬物者謂栢玄也蕭辰謂秋風蕭瑟

也善曰匠謂栢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

道逢一卅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戚

也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

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

車也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濟曰泛謂玄大設宴席泛

屈妙勝之人相引而飲善曰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伊

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已故通呼曰勝引伊

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良曰伊惟也余仲文自稱也言樂

除泯絕也善曰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

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

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土則鄙吝之萌

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

朝將貽匈奴哂銑曰言我猥以不才之身為冠首於阿衡之朝

也玄為大司馬以比伊尹為阿衡也善曰阿衡喻玄也言已以凡

俗妄首朝端匈奴聞之理將見哂也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

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

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

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游西池一首五言

謝叔源向曰賦榮緒晉書云謝混字叔源少有美

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

于沾

又選二十二卷

六

西池丹陽西也混思與友
明相與為樂也 善注同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翰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朋友之道缺矣勞者歌其事皆思友之詩也 善曰聲類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 善曰聲類曰悟心解

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善曰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時無筭而非我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暉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 五臣本無此兩句

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

飛霞銑曰阡道也陵山陵闕城闕也 善曰說文曰越度也鄭玄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廣雅曰被加也言加大阜而通城闕也

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會阿向曰惠風謂春風施惠萬物也蕩動也繁囿謂園囿繁茂也屯聚會重也阿大陵也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

景昊鳴禽集水木湛清華翰曰景昊日斜也湛澄華麗也 善曰蒼頡篇曰湛水不流

寒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濟曰蘭沚水渚有蘭也芳柯蘭枝也徙倚時行也

美人愆善曰毛詩曰寒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沚與詩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歲月遲暮獨如何良曰美人謂友人也愆過也言友人遲晚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

無為牽所思南榮誠其多銑曰楚耕桑子謂南榮越曰全爾形抱爾生無使汝思營營謂相思不已自誠之詞 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越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越處朱切

營越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五言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向曰樓即所居之樓也

日落泛澄瀛星羅浮輕橈音饒翰曰澤中曰瀛星羅謂夜也橈楫也 善曰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

憇樹面善曰楚辭曰憇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橈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

曲汜臨流對迴潮濟曰憇息也臺上有木曰榭水決復入曰汜迴潮潮落之名 善曰毛萇詩傳曰憇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為汜韓詩外

輟策共駢筵竝坐相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豫隱曲之汜

招要哀鴻鳴沙渚悲後響山椒

銑曰山椒山頂也善

並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孟

康曰山椒山陵各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

風

出谷

音標向曰亭亭月明白颺颺風聲颺風也善曰

風聲颺風也善曰

颺風聲颺風也善曰

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誼踟

望祛除

幽靜蘊積盪洗誼踟氣也善曰李奇漢書注曰祛開散也

望祛除

望祛除

望祛除

望祛除

望祛除

望祛除

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向曰晤對也善曰毛詩曰彼美

晤

與晤同古字通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

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

謝靈運

濟曰京口江口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上此山樓望江而應制凡和天子曰應詔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

良曰玉璽謂天子傳國璽此者戒人誠信使敬於上黃屋

謂人君以黃繒為蓋此者示人崇高有異於下也善曰言聖人佩

玉璽所以做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鄧析子曰為之符璽以

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

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毒

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銑曰此一事蓋為名教而用之至於大

二事乃為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

由曰道所為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事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

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

曰聰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

銑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故云昔聞也

今見者謂宋高祖登北固山遂若飄然出於塵外正與堯意相合也

發春渚稅鑾登山椒

翰曰笳簫也大駕行必吹簫稅捨鑾

鑣銜也善曰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

外已見上文說文曰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猶軫以表車

鳴笳

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

善曰吳都賦曰張組

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鑾猶稅駕也山椒已見上文

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陰倒景崑崙崑崙
曾城並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
遠巖映蘭薄白日

麗江皋良曰薄叢也麗美也江皋江曲也善曰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騁騫兮蘭薄戶樹瓊木籬些然此意微與

散紅桃銑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萸軟枝也墟丘園也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梯梯者發芽也桃則華萸與穉音義同廣雅曰墟居也皇心美陽澤萬泉咸光昭善曰皇宋高祖也言宋高美此陽春

而布德澤故萬象皆光照也善曰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鉤命決曰池以舒形萬物咸載顧已枉維繫撫志慙場苗翰曰詩云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

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有潔白之德食場苗喻食祿維繫皆繫也喻羈賢人使入仕也靈運自謙顧已非賢枉見繫繫而仕循撫其志實慙食祿而已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工拙各所宜終

以反林巢濟曰工巧也巧拙各有所宜靈運謙以為宜在放逸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此則工拙各所宜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至治出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

謠良曰曾則謠歌也靈運云素願自退今觀山水樂之則是縈於舊想故覽物色而奏長歌也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誼

晚出西射堂一首五言銑曰射堂在永嘉西靈運獨處常不得意作是詩也然此以下皆永嘉所作善注同

謝靈運

步出西掖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偃嵒青

翠杳深沈向曰岑山峯也山橫曰障巘嵒崖之别名青翠山色杳闇也善曰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爾雅曰山正郭巘嵒崖之别名爾雅曰重巘陳文字集略曰嵒崖也王逸楚辭注杳深冥也曉

霜楓葉丹夕曛嵐翰曰楓木名曛黃昏時嵐山風也善曰楚辭曰與曛黃而為節往感不淺感來念

已深濟曰節時感憂也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

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

子沾

九

二

文選二十二卷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勞愛如何離賞心

良曰羈雌無耦也萬物含情尚愛儔類如

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

鳥含情尚知勞愛況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緩促衿

銑曰華白緇黑也言老瘦帶緩故促其衣衿也

藻玄鬚吐素華古

詩曰衣帶日已緩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幽獨不悶是賴鳴琴而已靈運以此自解

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

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

登池上樓一首

五言翰曰靈運被謫出時有疾起而作是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作

前淵沈濟曰虬龍作慙也虬以潛處而自保鴻以遠飛而去患靈

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蚪鴻也說文曰蚪龍有角

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

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上也進德智所拙退耕

力不任良曰言進德濟世智則踈拙退耕自給力不堪任

喜退耕而不憂此徇祿反窮海卧病對空林

云窮海病也善曰趙岐孟子注曰徇衾枕昧節候寒開

暫窺臨帷簾窺臨景物也善本無此兩句傾耳聆波瀾

舉目眺嶠嶸音欽翰曰聆聽眺望也嶠嶸山高貌善曰禮記

笑洞簫賦曰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華改緒餘也春為

陽冬為陰也善曰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

也銑曰詩幽風去春日遲遲采繁祁祁楚詞云王孫游兮不歸春

草生兮萋萋言感傷此歌吟也善曰毛詩幽風曰春日遲遲采繁

祁祁楚辭曰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

遊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

興沒濟曰水宿宿於舟中也淹久興起也善曰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

左氏傳注曰歎盡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氣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周覽倦瀛壖而況

乃陵窮髮良曰瀛海壖岸也周覽於此尚以勞倦況若昔人陵窮髮之地哉窮髮無毛之地在北海之北也善曰

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壖棄地韋昭曰謂綠河邊地鄭玄

禮記注曰陵躡也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川后時安流天

吳靜不發銑曰川后皮神天吳水伯善曰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

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向曰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

附石生海月如鏡皆中食故采拾之挂席則揚帆也善曰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

賦維長綯 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翰曰溟漲皆海也

舟而進曰虛舟超越輕疾良善曰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鯨海

運則圖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窅冥故以溟為名謝承後漢書曰陳

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仲連輕

齊組子牟眷魏闕濟曰齊相田單攻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

言於王欲爵仲連仲連逃於海上故云輕組組綬也中山公子牟謂

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故云眷也善曰言仲連輕

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

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

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

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矜名道不足適已

物可忽良曰忽忘也矜名則必危身故於道未足適已則不濟於代故於物有忘善曰韓子白圭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請附任公言終

傷於已靈運將依太公任之言不為人用謝去天伐以存其生 善
曰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
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
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沉人乎哉
王逸楚辭注
曰謝去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五言向曰言靈運游山寺也 善曰

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
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
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

善本作 忘歸 向曰澹然安意也 善曰楚辭曰羌聲色兮
愴字 娛人觀者愴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愴安也 出谷

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翰曰陽微日落也 善曰左氏傳趙
宣子將朝尚早正曆曰日太陽也楚

辭曰陽果其朱光鄭
云詩箋曰微不明也 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

時既暮故收斂氣也 善曰霏雲飛貌也 芰荷迭映蔚蒲稗

蒲稗皆水草迭遮也映蔚其色鬱茂隱映也 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薄懈切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 披

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銑曰南徑東扉即所居也趨疾行
偃卧也 善曰莊子曰雲者風起

北乃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 慮澹物自輕意愜理

雅曰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 無違

向曰思慮澹然志意愜當則外物自輕於至理無違也 善
曰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猶足也孫卿子曰內省則

外物輕矣廣 雅曰愜可也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三鳥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劉涓子曰吳都賦
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說文曰推
排也為推 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五言齊曰言靈運登石明
山也 善曰靈運遊名山

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澗水上入兩
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

良曰策策杖也絕懸絕也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

霞駭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棲

疏峯枕高館對嶺臨迴谿

銑曰疏鑿也迴谿谿曲迴

也善曰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

長林羅戶庭

善本作穴字

積石

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

去子惑故蹊

翰曰術蹊皆山路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

活活

欲

夕流駛

色 嗷嗷

夜猿啼

濟曰活活水聲駛疾也嗷嗷善曰毛詩曰河水洋洋

洋北流活活楚辭曰聲嗷嗽以寂寥廣雅曰嗷鳴也

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

自言沈深冥默豈復別理但欲守道使不攜離善曰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

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萸

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

銑曰九秋幹松之類三春萸草之類言心契堅貞自游於道翫色亦同於俗也善曰古樂府有歷九秋安薄相行班固終南山賦曰三

春之季孟夏之初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九秋已見南都賦

向曰居常道以待終

天年處順理而安排代事將使憂樂不能入於我也善曰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

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安排已見上文

惜典同懷客共

登青雲梯

良曰同懷謂友人也仙者因雲而外故曰雲梯善曰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騰虛

雲梯可以騰虛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銑曰則靈

運所居南山北山善曰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界北山注曰

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

良曰山南曰陽也景日憩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

觀于南

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

洲亦玲瓏

翰曰迴遠策杖徑路也窈窕長遠自玲瓏明暗貌善曰曹摅贈石荊州詩曰轆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

甘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
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善本作濊字在冬切良曰

俛下喬高杪末聆聽也淙水聲言登於山半下視高木之末仰聽流水之聲
善曰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淙西京賦注曰整坑谷也毛詩曰鳧鷖在

深毛萇曰淙水會也濊與淙同
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

蹤解作竟何感外長皆丰峯
容良曰蹊徑蹤迹也
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

解竟何感動而令草木外長皆得盛容
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

郭璞曰丰容也
初篁苞綠籜各
新蒲含紫茸而容切向

曰篁苞裹也籜竹皮紫茸蒲花也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

籜竹皮也蒼頡篇曰苜草貌然此苜謂蒲華也江賦曰擢紫茸茸
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翰曰海鷗天雞鳥名和風春

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曰鷓天雞
善曰南越志曰江鷗一

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兒
撫化心無厭覽物

眷彌重良曰撫萬物變化雖無厭倦覽春物明媚眷視重疊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

與之萬化覽物已見上文眷猶戀也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向曰去人謂隱人也

何恨不與友人游陟於此也
善曰孤游非情歎真廢理

言獨在山中無人共遊人謂古人也
孤游非情歎真廢理

誰通濟曰言非我情獨為歎息且賞此廢此是理誰能通矣
善曰言已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為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五言銑曰越度也
善曰靈運遊名山

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向曰曙曉也光日光也
善

共山宿臨旦相呼
說文曰曙旦明也

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泣胡犬切翰
曰泣露垂

泉善曰廣
透迤傍隈隩鳥
迢遞陁陁峴刑典切

雅曰方始也
過澗既厲急登棧亦凌善本作

曰連山中斷曰陁聲類曰
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

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
緬濟曰厲涉也急急派也山行險處以板棧路緬遠也
善曰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

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

轉銑曰徑復往來也乘隨也善曰楚辭曰乘流則逝

菰蒲冒清淺向曰蘋萍菰蒲皆水草泛浮冒覆也善

挹飛泉樊林摘葉卷翰曰企舉踵也挹酌也葉卷謂初生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良曰楚詞云若

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

展濟曰蘭麻皆芳草可以投贈者言事君勤苦空結於懷相知之

折蘭若已屢擿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握蘭摘若咸以相贈問

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

棗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疎麻兮瑤

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疎麻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展申也又

漢家侍中握蘭情用賞為美事昧音誰辨銑曰言賞樂忠誠自

能辨也善曰言事無高翫而情之所賞即以爲美此里幽昧誰能分別乎

觀此遺物慮一悟得

所遣向曰觀此山水使人遺忘物慮一悟乎道由此而遣善曰

淮南子曰吾獨懷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

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五言善曰丹陽郡圖經

嘉中築隄壅水名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為元嘉

顏延年翰曰延年從宋文帝游曲阿北湖觀收田勤苦應詔作此詩也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濟曰周穆王周行天下使有

隨山刊木故云窮轍跡歷山川也善曰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

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

乘四載隨山采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櫟力追切

企石

良曰楚

詞云若

心莫

結折

折麻

心莫

徒結

折麻

心莫

徒結

折麻

心莫

徒結

折麻

心莫

徒結

折麻

心莫

徒結

折麻

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壙田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人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揚雄有田一

廬晉灼曰廬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上樓觀豐茂穎穗也金駕金車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穎

也金駕金輅也言上樓看穗也映猶蔽也飛奔之流綴緹

穀代迴環也善曰飛奔車也或流散或連綴緹穀騎也迴環周行進越絕書曰車奔馬騰緹穀騎也續漢書曰

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吳都賦曰穀騎焯煌神行埒浮景交

映善本作溢中天良曰埒等也言天子與神明俱行等於浮景夢游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

浮景忽西沈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中天

之開冬春徂物殘悴盈化先濟曰開冬十月也此時徂

始春初化之先言其足觀也善曰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

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

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開春

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陽陸

團精氣陰谷曳寒煙良曰陽陸天道也精氣謂太陽精也善曰吳越春

秋越王曰崑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

示葱芊善本作仵字銑曰言木葉既落霜封其枝故云攢素

廣雅曰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向曰嘉歲豐歲也戒

人宴饗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饑年善曰禮記曰蜡者索也歲

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

蓄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

庶歲無贏儲也急要也通百温渥浹輿隸和惠屬後廷翰

姓之急者預戒於無年之時温渥浹輿隸和惠屬後廷翰

渥厚也輿隸至賤者言天子温厚之德布於至賤及後廷延年自謂

善曰說文曰温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氏傳曰

人有十等卓巨輿輿曰隸

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逮也

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濟曰

帝以觀土風而作陳詩既畢媿不妍美善曰

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疲弱謝凌遽

取索非纏牽

良曰纏牽馬轡也太長則索於馬行延年自

言疲弱不能捷速非纏牽所索凌遽捷速也

善曰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纏牽西京賦曰百禽凌

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弟子

李安

李安

李安

李安

李安

李安

李安

李安

李安

李安

李安

曰馬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繆
牽長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

五言銑曰此題延年侍游

蒜山題其詩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善曰劉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州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

去臨東溟也日觀太山東南東溟謂

東海善曰莊子曰闕奔之隸與於翼之孫過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

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

源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即見

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

翰曰秦築長城渡河

據陽山峽山側也又踐華山為城華山四面峻如削成善曰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

楚辭注曰陘山側峽與陘通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山海經曰秦華之山削成四方

徙吳京

濟曰漢水秦之閉塞而居之乃漢末有吳開國巖谷之險襟帶之衛皆遷徙江外就吳之京善曰言巖險之固去

彼漢宇襟帶周衛徙此吳京宋都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流池自賦曰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

化造山關固神營

銑曰因流為池據山為城若化造神營非人力能致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

類曰化魯靈光殿賦曰神之營之

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

向曰園縣山陵也方望謂

祭四方羣神也靈地祇也言極盡揔括於此宋都其地故美言也善曰園縣廟園之縣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徙人以奉

園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後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

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揔皆也大戴禮天地宅道炳星緯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宅道炳星緯

誕曜應辰明

翰曰宅居道界炳光也言帝所居之界實光星紀之緯辰北方星宋以水德故云誕曜應辰明善

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有衡霍吳都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威儀曰君

乘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

睿思纏故里巡

駕而舊垆

濟曰睿聖也聖謂文帝也晉之東遷劉氏來居晉陵丹徒之京也故云故里舊垆纏猶懷也而猶徧也

善曰爾雅曰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夢音萌向曰鑿山峯以通輦路尋雲言
林外謂之垆也。高也抗舉也以瑤玉飾屋莞屋簷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也羊祐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杜預左氏傳注曰夢屋棟也。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萋音啼善本英

宣游引下濟窮遠凝聖情銑曰蘭野美言之萋英初生草也向曰宣徧弘大凝成也言徧遊窮遠大為下濟之道以成聖人之情。善曰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先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儉以引下濟之惠。岳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濟曰齊桓公時岳濱諸侯莫不來服故云有和

會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言我天子亦然。善曰國語曰齊桓公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人大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彘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

氓善本作萌字向曰漢武封太山司馬談使南陽至周南之地逢子遷謂曰我不登封者命也昔老則談也遺氓延年自謂也言我不得從從登蒜山感慕之情亦與談類。善曰昔老謂司馬談也遺萌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巖耕以謝職不獲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

周南洛陽也。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翰曰言已素餐疲於廊廟之列今欲反

輸國稅事耕巖石之下此延年之謙詞也。善曰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曠官也廊巖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巖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楊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訕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平京師

車駕幸京口二月二日侍游曲阿後湖

作一首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

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良曰虞書去歲二月東巡狩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載記

也。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調載之於策也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春方動宸善本

駕望幸傾五州濟曰春方東方也宸駕天子駕言天子巡狩自東方起也九州之地宋得其五州之人傾

心望帝臨幸。善曰禮記曰東方者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大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良曰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官之子而作是詩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良曰伐擊也通晨以表天明善曰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

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闈 鏡曰嚴整迴遠延長瞰視也闈城曲也善曰楚辭曰嚴車駕

廣津 向曰隅城角脩長也津橋善曰隅城隅也 迅風首日發平路塞飛

塵 翰曰迅風喻法令暴急也飛塵喻時代昏闇善曰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為余先乎平路 擾擾游

官子營營市井人 濟曰言游官子同於市井之人擾擾營營皆馳逐自善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

軍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官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且於市井以求其贏司

馬彪曰九夫 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 良曰謂遠仕者金善曰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

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

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 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

胡子妻謂秋胡曰子辭親往仕 身 善曰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來百年已見上文 開芳及稚節含彩吝

驚春 鏡曰夫人開布芳華之德宜在幼稚之年含其光彩驚春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

惜也陸機桑賦曰豐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毗冶城賦曰含

彩可以寶珍孔安國 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 向曰尊貴尚書傳曰吝惜也

灼盛熱勢也隱蔽淪沒也言人貴大則長居盛熱孤賤則長見蔽沒

善曰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耆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

上疏曰江淮孤賤愚昧小 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 翰曰

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 也言已道德不行容華消歇一生苦辛正為誰也歎恨之深善

曰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軼軻長苦辛

游東田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濟曰則眺所居之東田善

戚戚苦無悰 在 攜手共行樂 良曰戚戚憂歎自悰亦樂也行樂謂游東田也善

曰感感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惊為樂亟韋昭曰惊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坐苦無惊駕遊博望山楊惲報孫會書曰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
尋雲陟紫樹隨山望菌閣
銑曰陟外累重也臺上有木曰樹菌香草也言菌閣美也善曰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芳蕙樓
遠樹暖阡阡
善本作阡任任字
生煙紛漠漠
向曰暖不明兒阡阡茂美兒紛亂也漠漠布散也善曰廣雅曰芊芊盛也任與芊同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
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翰曰古詩云夕宿青山郭旦上青山對芳春酒以消憂還如望青山郭之惆悵善曰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機悲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為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瑤采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遊氣籠其上即樊蘊若煙氣

江文通

濟曰宋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廬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遊氣籠其上氛氛若香煙也觀淹詩意乃和王詩此不云應教誤矣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

此神鼎也淮南王劉安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授以丹經善曰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廣成子上古之仙人當亦愛

鸞鶴往古盡仙靈

銑曰洪井西有鸞岡云洪崖先生乘鸞所
所故云具鸞鶴盡仙靈喻建平王來也善曰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崗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承洲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

正翕及絕

許力許
玉樹信葱青
向曰瑤草玉樹皆美言之翕絕葱青盛鬱兒善曰瑤草

杳冥

謂似香爐之煙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辭曰

杳杳冥冥 而薄天 中坐瞰蜿虹 俛伏視流星 濟曰中坐半山坐也 俛下也平視蜿虹下

視流星言山之高原 善曰西京賦曰瞰蜿虹 之長驂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頽視流星 不尋遐怪極則

知耳目驚 良曰言人不遠尋怪異而至此山者則知驚其耳目 也鄭玄禮記 極盡也 善曰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耳目必驚

注曰極盡也 日落長沙渚 曾陰萬里生 銑曰長沙地名會 遠 善曰曾重也蔡邕月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 向曰

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 善曰多意多 言於山間以蘭藉地而坐此意素多臨風默然含情 善曰多意多

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隱顯交慮所以未申嘯賦曰藉皋蘭之猗靡 楚辭曰臨風况兮浩歌王仲宣公讌詩曰 方學松栢隱羞逐

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臨風已見月賦 市井名 翰曰隱幽隱也 善曰方猶將也言將隱而不榮利也楚

辭曰臨風况兮浩歌王仲宣公讌詩曰 方學松栢隱羞逐 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市井已見上文

奉 善本作 幸字 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旌 濟曰後旌後車也光 言承此之末伏思託於後車 善

曰光誦猶華篇也後旌猶後乘也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五言徐爰釋問略 曰建康北十里有

鍾山裴子野宋略曰孝 武封皇子尚為西陽王

沈休文 向曰宋西 陽王子尚

靈山紀地德險峭 善本作 資岳 善本作 靈 銑曰紀猶表 善曰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鎮

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晉書荀晞曰淮陽之 地北阻塗山 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 向曰終南山為秦

南枕靈嶽 善曰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 山近周王之城 善曰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

南山巔以為關南山則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廷之西征賦曰 嵩中岳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 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翠鳳翔

淮海衿帶繞神垆 向曰鳳翔喻宋與於淮海之地衿帶之固 善曰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上

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衿帶神垆 並見 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 其一濟曰鍾山在北故

上文 杳深也葱青茂盛良 善曰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賦北阜 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赴洛陽詩曰林薄杳阡眠 發地

杳深也葱青茂盛良 善曰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賦北阜 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赴洛陽詩曰林薄杳阡眠 發地

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赴洛陽詩曰林薄杳阡眠 發地

多奇嶺干雲非一狀

良曰發地言起發於地也干雲言高也非一言形狀多

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

合沓共隱天參差分

善本作相望

高大自泉眾峯高大共隱蔽於天參差分布相望而列於地

善曰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巒隴有合沓楊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

岑峯參差尚書曰終南博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

鬱律構丹巘

在起青嶂

向曰鬱律直上見山甌形曰巘言構成此形峻嶒重疊見山橫曰嶂

上文魯靈光殿賦曰巒縵綾而龍鱗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

其二翰曰三山即海中蓬萊方丈瀛洲之山

善曰楚辭曰道幽谷于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岷嶠其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僊

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

良曰即事中之事也多美矣臨眺四外復有奇迹

善曰即事即此山中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

南瞻儲

胥觀西望昆明池

濟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今此擬而作也

皆假言之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

生桂枝

其三銑曰隴首山頭也桂枝者桂樹枝也

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

向曰大灌頂經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山門侶徒侶也架造廬也善曰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山足見上文

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

翰曰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言八解之池與澗水俱流

而鳴大品經云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言此四禪之人隱此山巖之曲

善曰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

不見蕭條何

善本作所欲見使人蕭條然無所可欲而近於道

善曰老子曰窈兮冥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其中有精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願從之游寸心於此足

其四善曰家語樂所願志從莊子曰魯有瓦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

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君王挺

逸趣羽旆臨崇基

濟曰君王則西陽王也羽旆旌類崇基謂鍾山善曰說文曰挺拔也旆旌旗之垂

者旂旗以羽為飾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旗棲瓊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白雲隨玉趾

青霞雜桂旗

銑曰玉趾美言王之足也王登于山故曰雲隨其足桂旗旗名其高與青霞相雜

善曰玉趾已見

上文曹毗陵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

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

向曰五藥草木虫石穀也三芝石芝靈芝肉芝也善曰楚辭曰攀

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虫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

顧步咸可權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曰日步徐行也抱

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

於焉

仰鑣皮駕歲暮以終善本作期其五翰曰歲暮喻老也言

老終期隱於此也善曰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一首 五言濟曰 休文家園

沈休文

陳王鬪雞道安仁采樵路良曰陳思王曹植詩云鬪雞東

善曰陳思王名都篇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潘岳詩曰

東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搖搖遵彼萊田言采其樵

東郊

豈異昔聊可閑余步 銑曰閑緩也善曰野徑既盤

紆棊阡亦交互 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第鬱

棊籬

踈復密荆扉新且故 翰曰以棊作園籬以荆為門扉

記注曰葦門荆竹織門也 勢仲堪誄曰荆門畫掩

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

磨去不息征馬時相顧 翰曰飈亦風也磨犂也善曰

呼鹿曰磨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高誘 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迺首曰顧

茅棟嘯愁鳴平岡走

寒兔 善曰杜預雪詩曰寒兔 嚮雲嘯悲鴻竟夜嗽

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

良曰曾重阜山也 飛光忽我適 善本作寧字

止歲云暮 銑曰飛光 迫也日月迫落豈止歲暮而已老將及我不得游於斯

若蒙西

山藥頽齡儻能度 善曰魏文詩云西山一向高高殊未極

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言我若蒙此藥而頽毀之年儻

或能畢於天地齡年也善注亦引此詩末三句作光輝有五色服

游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翰曰休文 游道士沈恭館

藥四五日曾臆生羽翼又陸機應詔 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年之方侵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

濟曰秦皇始皇也漢帝武帝也恢大也善曰過秦論曰

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

良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充滿也善曰何休

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

善曰銳意已見上注西

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善曰祈年秦所立望仙漢所立

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善曰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

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

善曰淹留已見上

濯寒水解帶臨清風

濟曰山橫曰嶂

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濟曰石髓石之髓也得而服可

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

善曰素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

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

良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

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銑曰賞心客謂與我賞此之

與爾司此事善

曰歲暮已見上文

古意酬到長史漑古登琅邪城詩一首

五言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到漑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揚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領郡鎮江乘縣境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邪為琅邪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 向曰何元之梁典曰徐悱字敬業少有才學為晉安內史古意作古詩之意也酬報也漑為司徒長史登此城作詩贈悱故悱報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悱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府

甘泉懿烽候上谷抵樓蘭 翰曰甘泉山名匈奴犯塞烽火至甘泉宮

上谷郡名近樓蘭之國懿猶警策也抵猶拒也善曰漢書曰楊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打泥城打音烏**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 濟曰此江也茲山即鍾山也豁險鬱盤重厚兒言此江山比於甘泉上表谷善曰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嶭鬱

箕形勝襟帶盡巖巒 良曰巖巒山也言衿帶之固盡是此山善曰左氏傳谷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衿帶已見上文說文曰巒小山而高

危樓峻上干脩篁壯下屬 銑曰脩長屬及也竹叢曰篁言竹生於山上下及於地益山形之壯矣危高也言城上高樓如山之峻上干於雲也此城依山而作善曰登陴起遐望回首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上干已見上注

長安 向曰陴城上女牆也遐遠也長安謂丹陽城善曰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杜預曰陴城上陴睥也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金溝朝灞漑甬道入駕鸞 翰曰金甬道入灞漑如江河朝宗於海甬道起上為道駕鸞殿名皆西京之事此擬而作之故望見善曰戴延之西征記曰銜溝引金谷水從閭闔門入灞漑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人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駕鸞殿

鮮車駑華轂汗馬躍銀鞞 良曰鮮新駑奔也華轂彫飾其轂銀鞞用銀以飾鞞言見城中車騎若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巨愚駑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

良曰鮮新駑奔也華轂彫飾其轂銀鞞用銀以飾鞞言見城中車騎若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巨愚駑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

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

濟曰負恃也耿介猶志操也壯士之怒髮上衝冠排自言

少年時壯氣志操既立怒天下未平而髮上衝冠善曰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懷

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

銑曰漢將竇憲破匈奴於稽落遂登燕山刻石記其功德排言我

心懷於此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以一丸之泥東封函谷關言我思欲開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

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

封函谷關此豈如霸上戲着取路傍觀

向曰漢時匈奴入萬世一時也

霸上文帝馳入其軍曰霸上軍兒戲耳排言我不能如劉禮作兒戲使路傍觀之而取笑善曰漢書曰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

帝勞軍直馳入帝曰鄉者霸上軍如兒戲古樂府曰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

寄言

封侯者數

所具切

奇

居宜切

良可歎

翰曰李廣與衛青伐匈奴青陰受上旨以為李

廣數奇無令當單于席竟失道自殺奇謂無偶也夫將有大功則封侯為當數奇之時良可歎息也此皆排之心事以報於漑善曰漢

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侯

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孟惠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二



